

贵州人民出版社



天國恨

第一卷



顧汶光 顧朴光

第一卷 上

天國恨

顧汶光 顧朴光 著



第一卷 下

天園恨

顧汶光 顧朴光 著

责任编辑 周珍元
封面设计 石俊生
插图 黄天虎
书名题字 陈恒安

《天圆恨》第一卷

上册

顾汶光 顾朴光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贵阳市延安中路5号)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3印张 320千字 插页9

1986年6月第2版 1986年6月第2次印刷

印数1—8,550

书号10115·624 定价2.85元

责任编辑 周珍元
封面设计 石俊生
插图 黄天虎
书名题字 陈恒安

《天国恨》第一卷

下 册

顾汶光 顾朴光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贵阳市延安中路5号)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3.25印张 330千字 插页

1986年6月第2版 1986年6月第2次印刷

印数1—8,550

书号10115·625 定价2.85元



顾汶光



顾朴光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反映十九世纪中叶，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的长篇历史小说。建国以来，还没有一部长篇历史小说描写太平天国的英雄们彪炳史册，震惊世界的伟大壮举。《天国恨》是第一部。

《天国恨》第一卷（上、下册），主要描写太平天国草创阶段，即洪秀全创建拜上帝会到金田起义这一历史时期，以洪秀全为首的拜上帝会和以清王朝为代表的封建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为主线；以清王朝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拜上帝会与天地会之间的斗争为副线，互相交织，展开了一场极其尖锐复杂的斗争。小说生动地再现了太平天国金田起义前夕，各种势力相互角斗，英雄豪杰跃跃欲试，山雨欲来，雷霆俱至的波澜壮阔的历史。

小说结构严谨，故事情节曲折生动，民族特色浓厚。小说成功地塑造了众多的、各具特色的人物形象。如：洪秀全的气宇雍容，冯云山的远见卓识，石达开的足智多谋，肖朝贵的骁勇善战，杨秀清的义胆忠心，韦昌辉的深沉机警，张嘉祥的骄横狡悍，张遂谋的深谋远虑……一个个栩栩如生，跃然纸上，呼之欲出。

《天国恨》第一卷于一九八二年首次出版后，立即引起了文学界、史学界的注意——它以宏大的气魄，娴熟的语言，生动的艺术形象，真实地再现了十九世纪中叶的清代社会面貌，赢得了广大读者的高度赞赏。这次再版，作者又作了较大的修改和补充，使作品更加完善。

6.7.28/06

再 版 说 明

反映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战争的长篇历史小说《天国恨》第一卷（上、下册）出版后，得到文学界和史学界的一致好评；作者也收到许多读者的来信，对本书作了充分的肯定。同时，也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希望再版时进一步补充修改，使这部巨著更加完美。这次再版时，作者根据自己的思考，并参照读者的意见，作了较大的补充和修改。

首先，对初版开头用了三章篇幅写赖三妹受污，引出拜上帝会和冯云山。这样的开头不唯落套，且显得冗长。修订本删去了这三章，从财佬企图拖死谭绍光这一情节开头，点出十九世纪中叶，广西农村阶级压迫的残酷，随即进入冯云山发动革命的正题。此外，原书中所写客、土两家械斗和蔡村江战斗，均写得过细过长，与全书不协调。修改时尽量删去繁琐、冗长的情节，使其更加精炼、紧凑。

原作所描写的拜上帝会、天地会与封建势力的斗争，仅囿于两广一隅之地，缺乏高屋建瓴的开阔气势，因而显得范围狭小。修改本补写了清官风云，反映清朝廷内部的斗争：道光皇帝临死前，四皇子奕訢和六皇子奕訢为争夺储位，明争暗斗，以穆彰阿为首的地主阶级顽固派，与杜受田、肃顺、曾国藩等地主阶级经世派的较量。通过这些生动的描写，意在透视清王朝的重重矛盾和必然灭亡的趋势，及其以曾国藩为代表的地主阶级经世派，必然崛起的社会根源，为以后三卷展开敌我斗争胜负消涨的壮阔画面作了铺垫。同时，远在福建的林则徐（经世派的先驱），也介入

了这一场斗争。因而对他的死的描写，便不显得游离于主线之外了。

初版本中，由于较平均地使用笔墨，因而使得一些至关重要的情节，没有得到相对集中的描写。同时，由于过多地从这部四卷本长篇巨著——这个整体去考虑人物发展，致使小说的主要人物洪秀全、冯云山，在首卷中显得平面、单薄。例如：至关紧要的政治联姻单元，原写得分散、浅薄，而且由冯云山提出这一主张，不符合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修改本将肖朝贵、洪宣娇、石达开三人的关系、感情，作了些调整，使其更加自然合理。改由洪秀全提出政治联姻的主张，冯云山始而于情不忍，继而虑及大局，违心愿地支持洪秀全的主张。从而，使洪、冯、肖、石、宣娇的性格发展，趋于合理化。此外，修改时还加强了对洪秀全、杨秀清两人性格的刻画，但又不使其定型，以致失去以后几卷进一步深化其性格的余地。

原著过于追求情节的紧张，引人入胜，往往显得戏剧化，通篇存在着着力太过、太满，处处露出雕琢的痕迹，缺乏一张一弛的美感。修改本注意改正以上缺陷，尽量使作品疏密有致，语言舒展，并向人物心灵的更深处开掘。凡原本中显得离奇稚嫩的情节，大多予以删去。如：王作新在犀牛岭与叶坤元秘密见面这一情节，显得诡谲，且无关紧要，则省去。

总之，通过作者大力补充修改，这次再版的《天国恨》第一卷（上、下册），比原版本更加完善，更加丰富多彩，并为写好以后三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编者

一九八五年四月

《天国恨》再版序

徐 兴 业

我们已经等待得很久了。

天国英雄们可歌可泣的光辉业绩，百余年来，曾经吸引了多少人关注的目光：政治家注意总结天国功败垂成的经验和教训；军事家认真研究大小战役中，关系到成败得失的每一个细微末节；史学家借古鉴今，为当代和后世敲响历史的警钟；广大人民则为天国英雄的悲剧扼腕长叹……洪秀全、杨秀清、石达开、李秀成、洪宣娇……这些英雄人物的名字早已家喻户晓了。同样，多少有志气的作家曾注目于这一场震撼世界的伟大革命，都想用艺术形象来塑一座天国的丰碑，留一段历史的殷鉴。

我们长久地等待着；等待有一部较为全面深刻地再现天国史的长篇巨著出现。从建国起，我们足足等待了三十多年！

《天国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突然展现在我们面前。而且，作者竟是两位初次涉足文坛的年轻人。当他们动笔创作时，都在三十多岁的美好华年。

这部书一出现，立即引起文学界、评论界、史学界和广大读者的注意——以她宏大的气魄，生动的形象，精确的描写，纯熟的语言，再现了历史的真相，赢得应有的声誉。

T·卡莱尔尝言：“未曾哭过长夜的人，不足以语人生！”

艰难困苦诚足以磨炼志士，造就人才。古今许多杰出的人

物，都是历尽坎坷，穷且益坚，而后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生命之光。

但是，决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从艰危困苦之中奋战过来。不少人经过长时期非人的折磨后，已如恶浪骇涛中几经破舟之险的孤帆，及至驶入港泊，早已槁桅无存了。金朝王若虚忧患余生，写过这样一首诗：“艰危尝尽鬓如丝，转觉欢华不可期。几度哀歌向天问，何如还我未生时！”似颇足反映这种内心世界。

然而，坚强有志之士则大不然。他们从不堪忍受的血雨腥风中，挣扎出来，正视无情的现实，咬紧牙关，以雄鹰、海燕自勉：“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他们能在绝路的尽头依稀看到一线曙光，而为之奋战不懈。人生施加于他的是种种灾难祸患，而他们却创造出美好的事物来报答人生。

汶光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就正是经历过极度艰苦的。在创作和出版这部《天国恨》的过程中，又遭遇种种刁难和不公平的待遇，这部六十余万字的巨著，被压缩得只剩下二十万字，因而使它推迟了两年才问世。这些，我在认识他和读到他的小说以前，已有所闻。后来，在一篇有关的报导中^①，得到了更具体的了解。那可是一段不易跋涉的苦难历程啊！

那篇文章可能已有许多读者看过了，这里自然毋须详细转叙。为了使读者多了解些作者和他的作品，我必须强调作者曾为这部作品呕心沥血，因为汶光同志是和他的《天国恨》粘连在一起，不可分割的。

为创作这部长篇小说，他曾经先后数次沿太平军进军路线作实地考察，途经十余省，行程数万公里，采集到丰富的资料。值得一提的是，他是在极少资助（这些资助来源于他的姐夫董琳、姐姐顾莹和弟弟朴光）。有时，甚至在不名一文的情况下完成那些考察的。其间的艰辛，恐怕是常人难以忍受的。

其实，生活给他的厄运又何止这些呢？病魔也曾牢牢地缠着

他。自一九七三年冬至一九七七年冬，高烧四年，先后被误诊为“肝癌”、“淋巴瘤”和“肺癌”。最后，严重咯血。死神频频叩门，他却紧紧地死抱着《天国恨》，不舍昼夜，进行创作。病愈出院时，百万字的初稿已经诞生。

《天国恨》第一卷定稿出版，共计六十八万字。艰苦创作，历时五年，六易其稿，写作的总字数在六百万字以上，废稿堆积达一米多高！

汶光同志除了这些苦难经历外，听说还坐过大牢。但所有这些，在我们相识后，他都只字未曾提及。这并非出于他的矜持，而是由于他为人朴实。

我们相见的那天，正好倾盆大雨，他和他贤淑的妻子如约来到我家。也许是由于类似的遭遇，共同的语言，无形中产生了感情上的特殊联系，真是“相识虽新有故情”。我们一见如故，倾谈了几个小时。

话题自然而然地谈到历史小说的一些问题，特别深相契合的是，他认为：衡量一部长篇历史小说的成功与否，最主要的标准之一，看其是否反映出所描绘的那个时代的气氛。历史只是一个大概念，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时代特征，因而也有它独特的时代气氛。那气氛是综合融贯当时的历史环境，人物的思想意识，以及服饰、语言、生活道具等等而成的。

这正是《天国恨》的主要特点之一。书中宛然再现了鸦片战争以后，十九世纪中叶的清代社会面貌。只要仔细读这部小说，就会如临其境地感觉到当时的时代气氛。

《天国恨》的第二个特点是，有些场面确实写得生动有力，激情满纸，精彩动人。如十八、十九两章，冯云山被捕，拜上帝会首领及众弟兄热血沸腾，不惜猛拼一死，也要去救出云山。数百名赳赳好汉跪伏在地，对天发誓，坚决请求杨秀清下令前去劫牢，洪秀全一闻凶讯，震动得竟至失去往日的清明理智，也躁生轻

进，飞马直奔思盘渡。后来，幸而李俊良的机智劝谏，才得阻止，化险为夷。在这场大风波中，诸将领连同秦日纲、林绍璋等一个个人物，莫不神采飞扬，生气虎虎，性格逼真。情节环环紧扣，而又切合事物的内在规律，笔力遒劲，直欲把读者摄入书中而歌哭与共。

《天国恨》的第三个特点是，构思绵密，前后呼应，浑然一体。作为一部篇幅浩繁、规模宏大的历史长篇（作者计划，将写成四大卷，三百万字），作者对全书布局是有着严密的全面考虑的。如张遂谋其人，以后将是叛徒（这在他写的另一部长篇小说《大渡魂》中可以看到），而在第一卷中，他的言行性格，以及有关情节的发展，都已有端倪可寻，与后来的变化遥相呼应，一脉相贯。作者对这个次要人物，下笔犹且如此谨严，其他人物和情节的发展，自更可想而知。

如上所述，《天国恨》塑造人物是颇见功力的。在这第一卷中，作者派给自己的任务只是给人物留下一幅剪影，一个轮廓，以便他们的思想性格在未来卷帙中，具有更宽广的发展余地。但所写及的人物中，仍有不少给人留下较为鲜明生动的印象。比如冯云山、杨秀清、石达开、肖朝贵、苏三娘、邱二嫂、张嘉祥、王作新、向荣、郑祖琛等，都写得很有个性，基本上在我们心中立起来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对冯云山、张嘉祥性格的刻画。书中生动地描写了冯云山作为一个政治家的远见卓识，非凡胆略和“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坚强性格。但其成就主要不在于此，小说致力于表现他博大的胸怀，谦让和善良的脾气，把他塑造成一个德昭日月，具有水晶般洁白无瑕的思想情操的理想形象。这是《天国恨》刻画冯云山的独到之处，也是它有别于写农民领袖的其他同类小说的主要标志。这种描写，使冯云山近乎圣洁的道德风范发出耀眼的光华。人物的独特个性也就出来了。

至于张嘉祥的刻画，作为文学典型来看，比冯云山的塑造显

示出作者更深的艺术功力。正如一篇评论文章中所指出：“这样一个以义军首领的身分倒戈敌营的强悍的反面角色，对于我们的历史文学画廊来说，是有着开拓性和创造意义的。当代历史小说中，的确也可举出如《李自成》中的崇祯、洪承畴、杨嗣昌；《星星草》中的曾国藩，这样几个堪称典型的反面人物。但描绘出象张嘉祥这样一种在典型的概括性和具体性方面都具有相当水准的叛降者形象，则还是第一次。张嘉祥这个形象，谓之为当代历史小说中的最有艺术光彩的反面形象之一，是叛徒的新典型，我以为并不为过。”②

《天国恨》的特点、长处，不胜枚举。见诸报刊，陆续已有专篇论述。顺笔聊陈一二，以见一斑。

本书是汶光同志与弟弟朴光同志合作撰写的。小说中这些惨淡经营的过程，必然也倾注着朴光同志的一份劳动在内，上文对汶光同志的介绍，希望不致促使读者产生错觉，不恰当地掩盖了朴光同志的一份功劳。

《天国恨》第二卷即将脱稿，我读过第二卷的一些片断，较之首卷，艺术上取得了更为可喜的成就。第一卷即将重版，作者作了较大的修改。这种认真和严谨的创作态度是令人钦佩的。作者昆仲正值盛年，较之第一卷初版时，阅历、知识、创作经验都更趋于成熟。望他们精益求精，为祖国新时期的文学创作，放出更多的异彩。

一九八四年八月二十四日

注：

①可参读张灯《在六十八万字后面》（《花溪》一九八四年四月号）。

②吴秀明《再论〈天国恨〉》（《贵州文史丛刊》一九八四年第二期）。

第一章

广西浔州府首县桂平北数十里，有一座不大的村落，名叫金田村。村东是广袤的平畴沃野，田塍纵横交错，村庄星罗棋布，人烟稠密，物产丰盈；浔江、思盘江横贯其间，舟楫往来，贸易繁荣。村西有座高数丈、南北走向的横冈犀牛岭。岭上长松高楸，遮天蔽日。岭下犀牛潭，深不见底，潭畔老树枯藤，夭矫如蛇交龙蟠，横覆潭上，郁郁苍苍。大暑天在潭边小憩，令人凉彻周身，顿忘酷热。岭西数百步，即是陡峭险峻的十里长坳——风门坳。上了风门坳顶，便进入了巍峨绵亘的紫荆山区。

金田村东南三里左右的村庄叫蚱峒村。村北头有一座宏敞的府第。这府第虽说不上金碧辉煌，在周围数十里也算得屈指一数了。

这座府第的主人叫蓝如鉴。

道光二十六年^①八月初的一天中午，骄阳似火，已经扬花的晚稻被炙烤得恹恹地垂下头来。旱情十分严重，正在田间浇水保苗的耕田佬和蓝府佃户们，却被催逼到蓝府的黑漆大门前，观看保正蓝如鉴的管家骆忠处决“犯人”。

蓝如鉴以防盗为名，招募了二百名团丁，拥众自雄，为恶乡里。骆忠有几分本事，便成了管家兼教师爷，平日仗主人之势，横行霸道，做尽了坏事。他手握刀柄，腆着肚子，怒容满面地倚在门前那座张牙舞爪的石狮旁，身边簇拥着七八名团丁。积满黄尘和碎石的大路上，两名团丁正用棕绳套在一匹暴烈的黄骠马脖

于上，黄骠马不肯就范，蹬踢暴跳，跃起一阵阵尘土。绳子的另一端绑着个十一岁的村童。稍远一点，另一匹黑色烈马后，拖着位四十上下的瞎眼女人。这是附近财佬们常用的一种酷刑，只需挥动马鞭，片刻间，这女人、孩子便会被马拖着飞跑，直到被路上的石头碰得脑浆迸流，死于非命。

黄骠马后，绑着的村童叫谭绍光，住在板霞村，家里只有一个瞎母亲。他长得很结实，看上去足有十四五岁。父亲过世后，生活重担全落在他肩上，打田插秧，砍柴放牛，样样能干。谁知蓝如鉴看中他家的两亩半水田，借口他亡父欠有租子，将田强夺到手。绍光人小志高，不服这口冤气，前夜约了几位伙伴，用桐油浸过的棕绳刮勒正扬花的晚稻，让它不能结实，因气不过，还刮了蓝家几亩晚稻。这事被骆忠侦得确实，昨夜将他母子绑进府里。

农人们见绍光母子就要遭此横祸，都愤愤不平，但又不敢得罪地方保正，有的悄悄啜泣，有的对蓝如鉴怒目而视。两位老农被推举出来，跪在骆忠面前，哀求道：“二爷，你行行好。绍光娃娃年幼无知，犯了蓝府家法，任打任骂，只求留他母子性命，日后为牛为马，衔环结草，难忘蓝老爷和二爷的恩典。”

那骆忠心如铁石，傲然冷笑：“看一看《宣里安良约》吧。谁敢为这逆种求情，同罪。”

《宣里安良约》象千钧石板，压在人们心头，老农被镇住，不敢再开口。

绍光听得，倔强地扭头大骂：“田是谭家的，稻是我插的，高兴怎样，干你屁事。你霸了田，还要行凶害我，冤死变鬼也向你讨命。”

一位团丁举鞭便抽，绍光脸上立即添一道青紫色的血痕，鼻子、嘴角也流下鲜血。他咬住牙，一声不吭，只将仇恨的目光射向骆忠。